

群書治要

四十八

漢書門			
二	一	三	五
七	三	四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元	二	三	五
七	七	四	號
函	冊	冊	類
式	架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45)		
函號	29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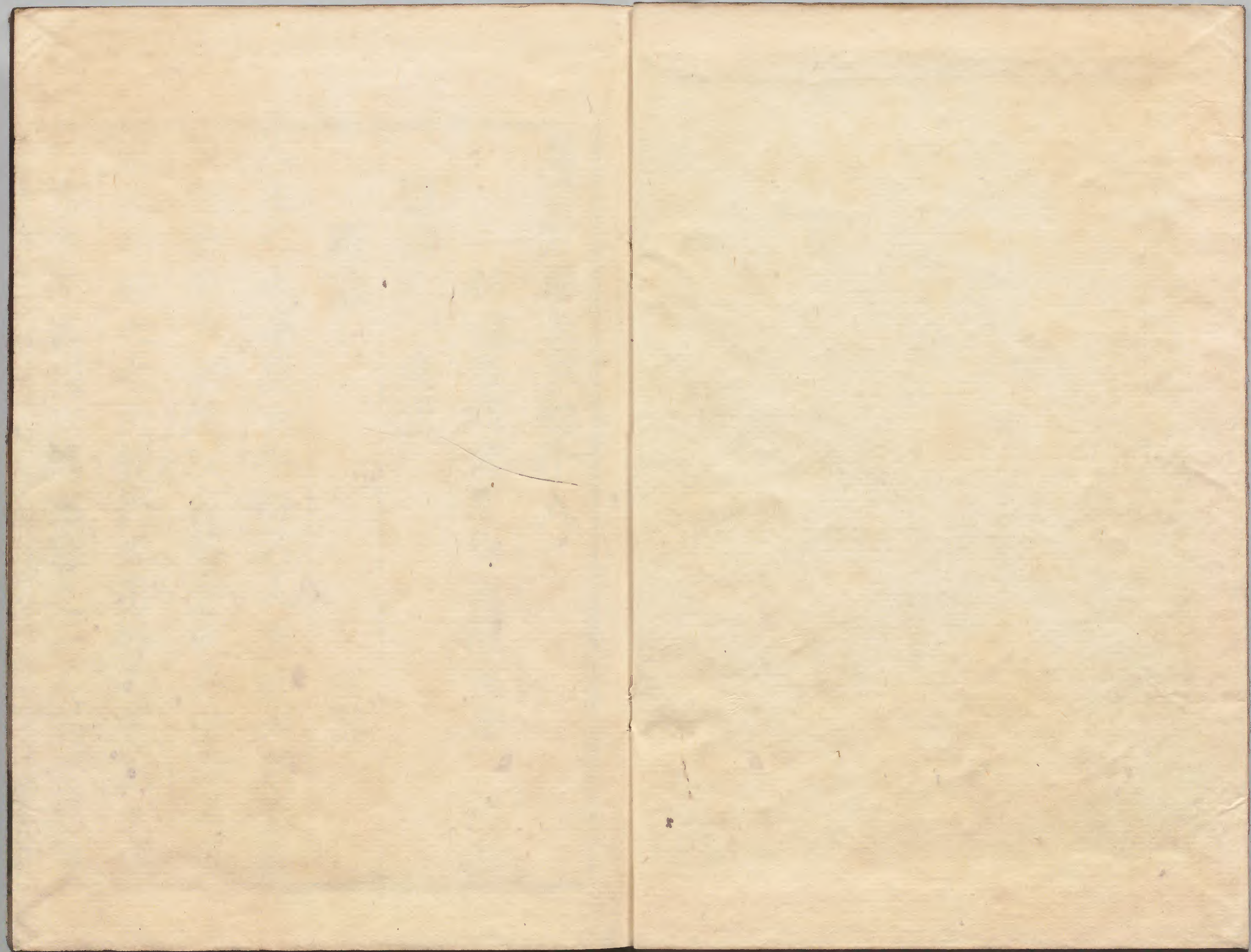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淺草文庫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修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偽行要名而姦臣以偽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

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
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
非而知其僞况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
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
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
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蹶然
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
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

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
之臣帥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
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臣也所
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
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
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
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

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
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
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
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
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
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
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營惑諸
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

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
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
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
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
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
而望治化之治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說又
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
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

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
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姦臣賊子下愚不移
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
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
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姦
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
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

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
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
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
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
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
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
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
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

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
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
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
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
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
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為政者
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愬其大略不
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日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宜為君者也人有厚得無問其小節人
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
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
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
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已
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
先乎商韓言法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
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拮

其手也人臣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
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
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
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
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
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
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

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
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
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
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
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
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
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紂
之親不忘射鈞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

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
二曰父仲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
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
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
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
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
不危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
也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

以遺踈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
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
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知圖舍是
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
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循士履之與邪
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
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
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

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偽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慙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

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

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
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
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惑於僞術似是之
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
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
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
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
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

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
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
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
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
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
外揚其義不平比以闇上不上周以病下見
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
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

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
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
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
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
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
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
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
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

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萃衆不立高
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
耻夫脩之於鄉閭懷之於朝廷可惜也
脩之於己立懷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
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
害仁况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

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
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
入不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
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
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
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
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

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
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
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僂而走晏平仲辭其
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
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
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
而君子之所以爲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
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

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殼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

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在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為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

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
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
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即爲鮑叔耳其
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即爲翟
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
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
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

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
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
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
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
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
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微訐懷詐以
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
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

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
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
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
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
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
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
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

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
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
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
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
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
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

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
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
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
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
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
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
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
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

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為治也民有小罪
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
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夫
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臯繇瘖而
為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為太宰有
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為貴是故聖王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黻纁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
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
民情是為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

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復哉爲君也夫君尊
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
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
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
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
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
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
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已所
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

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
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
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
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
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
二曰僻行而志堅三曰言偽而辭辯四日記
醜而喻博五曰脩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可以不誅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

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為暴者公也怨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為徧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

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辨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末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評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

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臯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誅衆所謂善然

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耻免而

無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
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
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
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
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天
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
即位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
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微發煩數百姓虛耗窮

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
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况禁固積密文書盈
於机格典者不能偏覩姦吏因緣為市議者
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
之主不放評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
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
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聰之耳目不使獄
吏斷練飾治成辭於乎也孔子曰古之聽獄

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
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
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
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
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
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
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

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已之策
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
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
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因事敗利喪功虧
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
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
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
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

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
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
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
陳餘不用其謀泚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
未必一闇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
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
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
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

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
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
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
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
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
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
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
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

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
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
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
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
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
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
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

之聰密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
治益國之主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授
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
聰聽揔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
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
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
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
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養真也

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
麗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
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
乎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
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
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
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
間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飢餒之阨

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
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
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
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
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
裘綿衾貂蓐疊茵累席居奧密之深室處複
帟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
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

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
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
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
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
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
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君子慕義取之者賤

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
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
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
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以威
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
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
子猶不可况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稟丘之封

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
非其道卿相猶逝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
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
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
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
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
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

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
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
並立班伯耻之

天子據率土之資揔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
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
待旦勤於日仄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
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
荒裔殛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

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
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在官則治
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
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
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
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
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
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

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
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推事効
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
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
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
電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
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

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
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
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旣登百揆時叙
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
王舜旣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
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
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烈士之官者非但欲
備負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摠
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
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
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
俊德當世之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
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
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

職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
位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
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
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
罰故明誠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
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愬君謨以觀衆智杖
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真言以
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
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
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

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用豈細也哉苟非
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
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
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
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
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
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
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

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
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
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
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
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
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
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

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
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
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况非此儔而可
備責乎且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
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
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
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
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

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
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
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
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
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
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
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

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
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
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
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
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
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
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

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
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
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
武不可廢况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
戰必危此之謂漢高帝發迹泗水龍起豐沛
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
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
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

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
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網元成以
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
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廱之禮招集儒
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
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
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
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饌時

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
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
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
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
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宰
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
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

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
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
民也憂勞待且日側忘飡怒已及下務在博
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
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
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
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
衣裳重蠶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

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
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
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
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
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
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媾死葬無以相
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
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

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
宙不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
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文政癸未

